

《正常人》是沈善增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最着力、最满意的一部作品。他将自己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对上海这座城市文化密码的解读,都写了进去。

或许有人会不服气:我不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吗?但请你扪心自问,你敢说你真的连一件不正常的事都没有做过吗?说到底,我们这个世界就是由努力保持正常但实际上还不能完全做到正常的好人构成。这样的世界才精彩,戏码也足。可惜我们缺少拷问灵魂的勇气。沈善增在《正常人》中勇敢地拷问自己,这部作品的最大意义也许就在于此。

“整部小说就是‘我’的成长史,是成人化与社会化的曲折过程,是痛苦的冠礼,也是从非‘正常人’异化为‘正常人’的过程,即世俗化、屈从环境的过程。”当时我在书评里写道。十五年后

的2007年再版,我又写了书评,但总觉得写得还不够到位,主要是对沈善增这个人的认识还不足,虽然我们结交已有三十多年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作家协会举办过两期青创会小说创作学习班,身为上海作协专业作家的沈善增责无旁贷地担纲带课老师,大家戏称他为“沈教头”。这两期学习班又被戏称为“黄浦一期”和“黄浦二期”,一期中的佼佼者有孙甘露、金宇澄、殷慧芬、阮海彪、程小莹等,二期中的出挑者有张昶、朱耀华、徐策、陆棣等,我也是“黄浦二期”的。

文学创作大概是不可教的,但这个全脱产的创作学习班,为业余写作者提供了学习交流的极佳形式。沈善增请来不少大咖来讲课,我记得有陈思和、蔡翔、陈村、余秋雨、瞿世镜等,最后半个月就拉到外地圈起来搞创作。沈善增提出的口号是:“找感觉、要真诚、反奶油”。这九个字直白而中肯,在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学员写了好作品,沈善增还非常用力地向有全国影响的杂志推荐,作品

发表后引起较大影响,他就比自己的作品得奖还高兴。茹志鹃老师曾对沈善增说:“你带出了两届学员,他们现在都成了上海文坛的中坚力量,你功德无量啊。”学习班结束后,他如释其重,就写了《正常人》。后来他还写过不少作品,文化论著《上海人》,学术专著《还吾庄子》《还吾老子》《老子走进青年》《孔子原来这么说》《心经摸象》《坛经摸象》等,他的中短篇小说集《心理门诊与魔鬼》也十分精彩,他将封面交给我这个外行设计,当时还没有电脑,我是用嘴啃笔生生地画出来的,还用了达利的一幅画,可惜后来文艺出版社没有采用我的设计稿。

除了写作,沈善增还热衷于打太极拳,鲁迅公园是他的主场,几乎天天与拳友切磋,他还用自学的气功为别人治病,确实也治好了不少人。文学圈的不

少朋友都被他发过功,成功与失败参半。为此他还写了一本长篇纪实作品《我的气功纪实》。他的书法也是极有个性的,在工人文化宫办过个人书法展,有一年左联纪念馆请他写字,《左联》一挥而成,纪念馆给他报酬,他坚决不收:“能为左联写字是我的莫大荣幸,还谈什么钱呢!”近几年来,他还撰文主张“崇德说”,希望从传统文化中获得净化心灵、抵抗不良欲望的智慧,汲取社会前行的力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助力。

但是他对自己的身体却不

太注意,今年春节前,微信朋友圈里不见他发表诗作了,我很疑惑,心想也许是太累太忙的缘故吧,春节期间发给他的祝福也没有回应,心里也没朝他的方面去想。不料一个月前接到他太太小秦的电话,才知道他因糖尿病并发多种疾病被送到市十医院抢救,在急诊病房已经住了半个月。我去探望他时,情况似有好转,但他躺在床上不愿多说话,语言似有障碍,视力明显衰退。早几年他得知自己患有糖

尿病后,不肯吃药。他嗜肉,二十年前还向人夸耀一顿可以吃一只红烧蹄膀,我估计他在得病后的饮食也不设忌口吧,所以长期来内部器官一直处于受损状态。我跟他说出院后一定要吃药了,他反应也不积极。

那天一早,小秦打来电话:沈善增因糖尿病并发心肌梗塞,经抢救无效,于凌晨3点05分去世,终年68岁。我愕然。那天在病床边说好了的,等他出院后我再去探望他。想不到半夜一个翻身,他的心脏就支撑不住了。

王蒙当年在匆匆读了《正常人》的其中章节后在上海衡山宾馆约谈沈善增,除了肯定与嘉勉,还非常赞同小说的结尾:“一个不成熟的人,认为自己能改变一切。一个成熟的人,认为时间会改变一切。”

子玉,何许人也?遍检画史画典竟不见子玉之名,忽偶见子玉之画,却惊煞俺老画师,顿觉眼前一亮,恍若重逢少年时梦中彩笔,缤纷不可名状。赏心好画久不见矣,今所见子玉之画,乃去夏沪上最酷热时,吾方自京华、济南归,因热而中暑,头晕眼花,倦怠甚甚,案头又积文债画债许多,真是奄奄了无一点心绪也!忽地一声脆响,大呼吾曰:“老头,且看好画来!”但见小女奕儿手举彩打复印一叠,急急送至吾眼前,一时怡红快绿,扑面生香,则子玉之画也,再审之则奇画也!

子玉者,香江大文人李欧梵先生夫人也。以前我常被召至明报月刊、香港中文大学等处开会,我也识得他们贤夫妇。欧公豪拓,行若鹤步,威仪中复有温厚发散,子玉李嫂娇小而依之,衬着她类似旗袍式作长线条运动的“子玉装”,委实是一幅好看而雅致的画面,古典却又现代,也足令我想起几十年前那些姐姐们的青春才艺。子玉嫂的着装不独得款式之雅调,其所选用衣料尤其颜色也总在温润中交奏出别一番美感来。和他们二位相熟了,说话自然亲切随便许多,故我每见子玉,必赞其衣着。我曾对她说过:“你是懂颜色的!”她只默然浅笑。现今,她的画,证明了我的推论。

奕儿转来子玉之画复印件共八纸,一乃天然文章,无款无识,亦无所作年月,然一睹之下即为其所击,故你不得不信天下还是有无污的好画在也。我谓子玉之画好,其好有三:第一是色用得佳,子玉用色纯而净,明亮有生命之致。昔人云目遇之而成色,也可以说是因人眼而生而有异者,全在作者之心

眼也。子玉善用红与绿这样的大色,且用得雅洁,在活的生命涌动中,尽显她之别调,兼用时既各司其职又相互融合而推动,有交响之妙。在她的笔下,皆成生命活力,互动互调互补,成大象气派。第二,与纯西画之不同在于,子玉成画笔意俱善,用墨的关键在乎用水,水使墨与色活,使之有宇宙之气,而用笔为画之本体骨骼,使之刚健丰美,子玉尽得之矣。有一横幅,画幅皆以直线刚健的飞白枯笔排列,如干如株,在动感中显出春天的律动,而略染

之淡线条上部的渴墨点又组合出一派元气淋漓的生机,令我想起倪云林的春水近树,生命触动的气氛却明显较之天真放树了。第三,久作之画匠往往形为积习,致活的画演为死的程式,这在子玉画中是看不到的。她时而大笔濡染,时而放笔直干,或干或润,绝不定于一。有一幅似墨山火云,大气磅礴,墨墨得沉着豪迈,红红得灵动又有力量,两相颀颀,互补互动,无大心胸者,不能为也。再有一幅纯以墨色纯以墨线作曲虬之状,未审子玉所写为何物为何事,睹之却足动人心魄。画为心画,画为情结,子玉真得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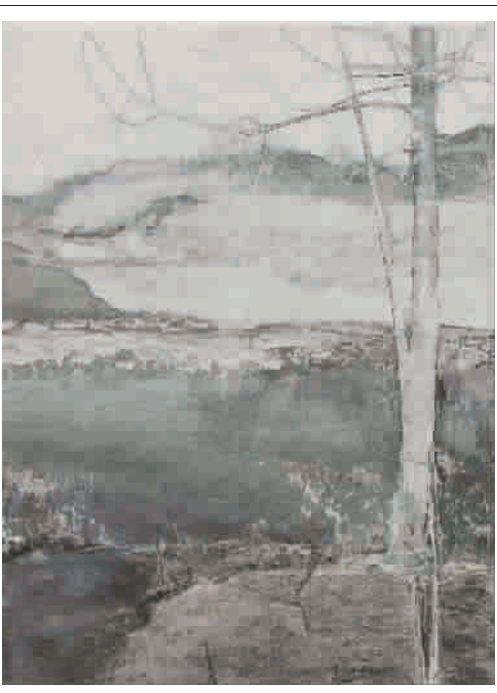
我想,子玉作画只是为着她自己喜欢,子玉画法只遵她自己心中的款曲,一个爱美的子玉,用她自己的心和手画出了我们爱看的清且奇幻的好画来,真是令人好高兴呢!我在把玩子玉画复印件时,适有友人乃上海龙华古寺的中观大法师来访,彼亦善识书画者,奉而观之,亦大加赞赏,认为子玉之作有天真之气,真气流衍,不可多得;纯墨线一幅尤其见其意为心志之不凡。姑附志如上。

谢春彦

清且奇幻的纸上奇遇



清且奇幻的纸上奇遇



醉中天·春分 (纸本彩墨) 李翔

2002年,张国荣和梅艳芳生前最后一次合作,共唱一曲《芳华绝代》,全场沸腾。哥哥以最普通的T恤西装出场,他和梅艳芳在场上互相拥抱,既缠绵不已又一派天籁,今天回头重看,真是令人不胜唏嘘。惺惺惜惺惺的黄金一代已经走远,今天站在舞台上的,一个比一个弹眼落睛,真正惊心动魄的却有几个?

张国荣的美,是清晨亚当好颜色,因此,本质上,就像亚当什么都不穿还是亚当,哥哥穿什么都是鹤立的哥哥。他在《流星语》里扮演金融风暴后的潦倒男人,造型师尽力把他装扮得邋邋遢遢巴巴,但是,有什么用呢?当他用宝玉般的眼光穿过银幕注视我们,就算他穿的是麻袋,他还是最清贵最华丽的伊甸初男,如同他自己唱的,“天生我高贵艳丽到底”。

因为高贵因为艳丽,哥哥“颠倒众生吹灰不费”,重温他的电影和相片,有时候会惊叹,一样的发型,成龙用着一派江湖气,哥哥剪着就儒雅斯文。他穿件老头汗衫也是《金枝玉叶》,戴个工作帽也是《金玉满堂》,天生香气藏不住。

他是凤也是凰,所以王家卫说到张国荣,也叹息,他什么都好,就是举手投足里都能看到那是张国荣。好在这个行走人间的张国荣人见人爱,《纵横四海》里,周润发把红豆妹妹留给他,因为张国荣,这个故事依然是童话;《英雄本色》里,嫌弃江湖老哥狄龙的因为张国荣,观众也能回头重新接纳他。反过来,因为有哥哥在场,《霸王别姬》里的巩俐就没了气场,跟他一起《阿飞正传》的刘德华,出场就知道不是自己的主场。星光熠熠如《东成西就》,上世纪九十年代香港的王者之师,张国荣依然能在梁家辉刘嘉玲梁朝伟张曼玉林青霞张学友王祖贤钟镇涛叶玉卿的国色天香阵容中成为头牌。

港人还是有眼光,因为张国荣的美真正是芳华绝代,不可一世。他是孩子和天神的混合,他可以不负责任抛弃苏丽珍,也可以死心塌地跟住段小楼。他在银幕上两三个小时,演绎的从来不是一生一世,他用电影现在时诠释出一个男人的过去时和将来时,就像《胭脂扣》的十二少,《阿飞正传》的旭仔,《春光乍泄》的何宝荣。其他演员被角色定义,他定义角色;其他演员被美定义,他定义美。他就是自己的时光机器,他活跃华语艺坛四分之一一个世纪,歌坛影坛就有二十五年不衰期。

据说,梁朝伟有一次在内地,被张国荣的一个影迷悲情问话:“黎耀辉,你还记不记得何宝荣?”这个影迷当时记录说,梁朝伟冲她的方向点了点头。这个事情,在荣迷中传播很广。

一岁一荣,不过今天,到我们这一代荣迷已经比哥哥还老,我倒是常常恍惚,不知道何宝荣还记不记得他的黎耀辉,他的前世。

醉中天·春分

王养浩

夜来风声喧,举目星不见。

梦里依稀雨雨绵,难望朝阳艳。

何时春花满园?睡眠问天,春分在前。

虽然雨树不是原产于新加坡,但我认为是新加坡最美丽的街树。早在殖民地时期,英国人就开始引进雨树,因此在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能看见大量作为街道树的雨树。

对游客和本地人来说,一抵达新加坡,通过东海岸快速公路到市区,就能看见高速公路两旁种植的漂亮雨树,对新加坡产生无限好感。

其实这些都是在李光耀的算计中了。在李光耀的回忆录里,他提到这条种满了漂亮植物的快速公路,是新加坡最漂亮的一个窗口。

上世纪80年代来自世界各地的CEO抵达新加坡和李光耀会晤,抵达总统府前就会经过这些精心设计好的路线,他不用多说,这些投资商也会对新加坡产生美好的第一印象,城市打理得好,也应该是一个做生意和投资的好地方。

黎耀辉,你还记不记得何宝荣?

雨树

叶孝忠(新加坡)

十日谈

留声机营造出一神奇浪漫的情调,引起人们温馨回忆,不仅留声,而且传情。

流光小物件 编辑:贺小钢